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廣弘明集卷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

臣沈鳳輝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檢討

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

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

臣沈成鈞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二十四

唐 釋道宣 撰

沙汰僧徒詔

宋武帝

門下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蕪
加以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道亂俗人神交忿可付所
在與寺耆長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主者詳為
條格速施行

以僧顯為沙門都統詔

魏孝文帝

門下近得錄公等表知欲早定沙門都統比考德選賢
寤寐勤心繼佛之任莫知誰寄或有道高年尊理無勞
紆或有器玄識邈高挹塵務今以思遠寺主法師僧顯
仁雅欽韻澄風柔鏡深敏潛明道心清亮固堪茲任式
和妙衆近已口白可敕令為沙門都統又副儀貳事緇
素攸同頃因曜統獨濟遂廢茲任今欲毗德贊善固須
其人皇舅寺法師僧義行恭神暢溫聰謹正業茂道優

用膺副翼可都維那以光賢徒

立僧尼制詔

門下凝覺澄冲事超俗外淵模崇蹟理寄忘言然非言
何以釋教非世何能表真是以三藏舒風必資誠典六
度摛化固憑尺波自像教東流千齡已半秦漢華俗制
禁彌密故前世英人隨宜興例世輕世重以裨玄奧先
朝之世當為僧禁小有未詳宜其修立近見沙門統僧
顯等白云欲更一判定朕聊以淺識共詳至典事起忽

忽觸未詳究且可設法一時粗救世世教殿湏立白一
同更釐厥衷

聽諸法師一月三入殿詔

門下崇因贊業莫若宗玄裨神染志誰先英哲故周旦
著其朋之誥釋迦唱善知之文然則位尊者以納賢為
貴德優者以親仁為尚朕雖寡昧能無庶幾也先朝之
世經營六合未遑內範遂令皇庭闕高邈之容紫闥簡
超俗之儀於欽善之理福田之資良為未足將欲令懿

德法師時來相見進可餐稟道味退可飾光朝廷其勅
殿中聽一月三入人數法諱別當牒付

令諸州衆僧安居講說詔

門下憑玄歸妙固資冥風餐慧習慈實鍾果智故三炎
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勅諸州令此夏
安居清衆大州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
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尠徒寡不克此數者可
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獻德勿致濫濁

情茲後進

贈徐州僧統并設齋詔

門下徐州道人統僧逞風識淹通器尚倫雅道業明博
理味遠澄清聲茂譽早彰於徐沛英懷玄致風流于譙
宋比唱法北京德芬道俗應供皇筵美敷宸宇仁叡之
良朕所嘉重依因既終致茲異世近忽知聞悲怛于懷
今路次兗濮青泗豈遙愴然念德又增厥心可下徐州
施帛三百疋以供追福又可為設齋五十人

歲施道人應統帛詔

門下應統仰紹前哲繼軌道門徽佇玄範沖猷是託今
既讓俗名理宜別供可取八解之義歲施帛八百疋准
四輩之貺隨四時而給又修善之本實依力命施食之
因內典所美可依朝官上秩當月而施所以遠譬深理
者匪獨開崇俗心抑亦獎勵道意耳

為慧紀法師亡施帛設齋詔

門下徐州法師慧紀凝量貞遠道識淳虛英素之操超

然世外綜涉之功斯焉罕倫光法彭方聲茂華裔研論
宋壤宗德遠邇爰於往辰唱諦鹿苑作匠京緇延賞賢
叢脩矣死魔忽殲良器聞之悲哽傷慟于懷可勅徐州
施帛三百疋并設五百人齋以崇追益

述僧中食論

梁沈約

人所以不得道者由於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於
外物擾之擾之大者其事有三一則勢利榮名二則妖
妍靡曼三則甘旨肥濃榮名雖日用於心要無晷刻之

累妖妍靡曼方之已深甘旨肥濃為累甚切萬事云云
皆三者之枝葉耳聖人知不斷此三事求道無從可得
不得不為之立法使簡而易從也若直云三事惑本並
宜禁絕而此三事是人情所甚惑念慮所難遣雖有禁
約之旨事難卒從譬於方舟濟河豈不欲直至彼岸河
流既急會無直濟之理不得不從流邪靡久而獲至非
不願速事難故也禁此三事宜有其端何則食之於人
不可頓息其於情性所累莫甚故推此晚食併置中前

自中之後清虛無事因此無事念慮得簡在始未專在
久自習於是束以八支紆以禁戒靡曼之欲無由得前
榮名衆累稍隨事遣故云往古諸佛過中不餐此蓋是
遣累之筌蹄適道之捷徑而或咸謂止於不食此乃迷
於向方不知厥路者也

述僧設會論

夫修營法事必有其理今世召請衆僧止設一會當由
佛在世時常受人請以此擬像故也而佛昔在世佛與

衆僧伽藍內本不自營其食具也至時持鉢往福衆
生今之僧衆非唯持中者少乃有腆恣甘腴厨膳豐豪
者今有加請召並不得已而後來以滋腴之口進蔬藪
之具延頸蹙頰固不能甘既非樂受不容設福非若在
昔不得自營非資四輩身口無託者也此以求福不其
反乎篤而論之其義不爾何者出家之人本資行乞戒
律曷然無許自立厨帳并畜淨人者也今既取足寺內
行乞事斷或有持鉢到門便呼為僧徒鄙事下劣既是

衆所鄙恥莫復行乞悠悠後進求理者寡便謂乞食之業不可復行白淨王子轉輪之貴持鉢行詣以福施者豈不及千載之外凡庸沙門躬命僕豎自營口腹者乎今之請僧一會既可髣像行乞行乞受請二事不殊若以今不復行乞又不請召則行乞求法於此永冥此法既冥則僧非佛種佛種既離則三寶墜于地矣今之為會者宜追想在昔四十九年佛率比丘入城乞食威儀舉止動目應心以此求道道其焉適若以此運心則為

會可矣

問沙汰釋李詔

北齊文宣帝

朕聞專精九液鶴竦玄州之境苦心六歲釋擔煩惱之
津或注神鬼之術明尸解之方或說因緣之要見泥洹
之道是以太一闡法竟於輕舉如來證理環於寂滅自
祖龍寢迹劉莊感夢從此以歸紛然遂廣至有委親遺
累棄國忘家館舍盈於山藪伽藍遍於州郡若黃金可
化淮南不應就戮神威自在央掘豈得為剝若以御龍

非實荆山有攀髯之戀控象為虛渥洛寤夜光之說是
非之契朕實惑焉乃有緇衣之衆叅半於平俗黃服之
徒數過於正戶所以國給為此不充王用因茲取乏欲
擇其正道蠲其左術一則有潤邦家二則無惑羣品且
積競繇來行之已久頓於中路沙汰實難至如兩家升
降二途修短可指言優劣無鼠首其辭

答沙汰釋李詔表

北齊樊孝謙

臣聞天道性命聖人所不言蓋以理絕涉求難為稱謂

伯陽道德之論莊周逍遙之旨遺言取意猶有可尋至
若玉簡金書神經秘錄三尸九轉之奇絳雪玄霜之異
淮南成道犬吠雲中王喬得仙劍飛天上皆是憑虛之
說海棗之談求之如繫風學之如捕影而燕君齊后秦
皇漢帝信彼方士冀遇其真徐福去而不歸樂大往而
無獲猶謂升霞倒影抵掌可期祭鬼求神庶或不死江
壁既反還入驪山之墓龍媒已至終下茂陵之墳方知
劉向之信洪寶歿有餘責王充之非黃帝此為不朽又

末葉已來大存佛教寫經西土畫像南宮昆池地墨以
為劫燒之灰春秋夜明謂是降神之日法王自在變化
無窮置世界於微塵納須彌於黍米蓋理本虛無示諸
方便而妖妄之輩苟求出家藥王燔軀波崙灑血假未
能然猶當剋念寧有改形易貌有異世人恣意放情還
同俗物龍宮餘論鹿野前言此而得容道風將墜伏惟
陛下受天明命屈已濟民山鬼効靈海神率職湘中石
燕沐時雨而羣飛臺上銅鳥嘯和風而獨嘯但周都洛

邑治在鎬京漢宅咸陽魂歸豐沛汾晉之地王迹惟始
既疲遊幸且勞經略猶復降情文苑斟酌百家想執玉
於瑤池念求珠於赤水竊以王母獻環由感舜德上天
賜珮寶報禹功兩馬記言二班書事不見三世之辭無
聞一乘之旨帝樂王禮尚有時而浴華左道怪民亦何
疑於沙汰臣某謹對

弔道澄法師亡書

梁簡文帝

省啟承尊師昨夜涅槃甚深悲怛法師志業淹明道風

淳素戒珠瑩淨福翼該圓加以識見冥通心解遠察記
落雨而必然稱黑牛而匪謬服膺者無遠近蒙益者兼
道俗弟子自言旋京輦便伸結緣豈謂一息不追奄至
乎此然勝業本深智力久利必應遊神寶地騰跡淨天
但語其乳池啟殯香棺入室不入空心于何不慟但如
來降生之迹因此而入泥洹正當其生住滅靡有定相
先聖後賢何其形響推校因緣未始有例上人等並在
三歲積始終稟道宜應共相策勉弘遵舊業使道場無

斷利益不墜所禘物輒如法供養奈何奈何

與東陽盛法師書

梁王筠

菩薩戒弟子王筠法名慧炬稽首和南問訊東陽盛法師弟子昔因多幸早蒙覲接歲月推流踰三十載欽慕風德獨盈懷抱間以山川無由禮敬司馬參軍仰述存眷曲垂訪憶既荷錄舊之情兼佩慙慙之旨歡欣頂戴難為譬說仰承垂和履福享年九十有四嗤絳人之未高同殷宗之遐壽且耳長直已過頂齒剏曾不先落延

華駐彩怡神輔性自非宿殖善因何以招斯勝果尊年
尚齒之誠懷德敦舊之款依風慕道之深欣羨景仰之
至興居在念寤寐載懷弟子限此樊籠迫茲纓鑲無由
問道撫躬如失庶心期冥會咫尺江山道術相忘棄置
形迹唯願敬勗保此期願赤松朱髮復何足貴飛錫騰
軀真在旦夕指陳丹款殊未伸暢儻惠一言豈不幸甚
弟子筠稽首和南

與汝南周顥書

梁釋智林

近聞檀越敘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舍聲殊恒律雖
進物不速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物非常重又承檀越恐
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製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懼然不
覺興悲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
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此
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時長安耆老
多云關中高勝廼舊有此義常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
者本無多人既犯越常情後聽進受便是甚寡傳通略

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至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百里無人得者貧道積年廼為之發病既衰疴未愈加復旦夕西旋顧惟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機撥無緒獨創方外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為福利無以相過既幸已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天奇趣耶

若此論已成遂復中覆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為法障往
意理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為惠貧道齋以還西使
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曳故入山取敘深企付之

與舉法師書

梁劉峻

聞諸行李高談徽德逖聽風聲心飛魂竦無異蘄仙之
望石髓太陰之思龍燭蒼星昏晨涼雲送秋道勝則肥
固應頤攝衣裳虹蜺帷幕霄露餌黃菊之落藥酌清澗
之泌流旦候歸鴈晨鳧暮聽羈雌獨鶴神影影爾蓋象

蕭史之騎鳴鳳列子之御長風雖荆卿旁若無人孝然
堅臥冰雪沈沈隱隱何以尚之哉至於馳騫經囿翱翔
書圃極龍宮之妙典彈石室之鴻記道生伏其天真曼
倩謝其辨物若乃習是童子措志雕蟲藻思內流英華
外發歲蕤秋竹照曜春松爵頌息明珠之譽長門濫黃
金之賞盛矣美矣煥其麗乎昔旅浙河嘗觀組纈不覺
紙蕪筆焚魂魄斯盡自茲厥後兩絕珪璧意睠睠於菁
華腸迴迴於九逝夫日御停照不踰隙穴海若瀆涌莫

限隈岬以玉抵鵲幸傳餘寶冀閱清微用瘳眩疾然越
民非鬻冠之所齊國豈奏韶之地望與其進無貽責焉

與皎法師書

梁王曼頽

弟子孤子曼頽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
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乃
至法既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
發軔西域安侯支識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
咸作舟梁大為利益固宜緇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

昆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奏書佛澄道進雜聞趙
冊晉史見檢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好頗因其會兼且抗
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高推幽明不無
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又非隱括景興偶
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
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
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
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

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既同法濟之責王季染
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梗
槩頗見法師之製始所謂不刊之鴻筆綿亘古今包括
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云約豈皆以高為
名既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
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年共日而語之哉信
丈徒竟無一言可豫卜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蓮龍
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笥弟子雖實不敏少嘗

好學頃日尅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裘斯文在斯鑽仰
弗暇討論何所成非予通見元則之論良愧處道知休
奕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
見旬日窮情已勞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
頴頓首和南

答王曼頴書

梁釋僧皎

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艾而來告累紙
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

高僧故漸染已來昭明遺法殊功異績列代而興敦厲
後生理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篋自課之勤長慕鉛
墨隆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厝心傳錄每見一介
可稱輒有懷再省但歷尋衆記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
或行事出沒已詳別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輒樹
十科商榷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踈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解貫玄儒
抽文綴藻內外淹劬披覽餘暇脫助詳閱故忘鄙俚用

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慙懼今以所著讚論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君白

弔震法師亡書

梁劉之遴

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泡電倏忽三相不停苦空無我五陰寧住尊師僧正捨壽閻浮遷神妙樂雖乘此宿殖必登善地人情怛化銜疚悲摧念在三之重追慕哀慟纏綿永往理不可任奈何奈何僧正精理特拔經論洽

通蔬菲終身有為略盡枯槁當年儀刑二衆豈直息心
標領亦為人倫之傑弟子少長遊遇數紀迄茲平生敬
仰善友斯寄哀疾待盡不獲臨泄鯁慟之懷二三增楚
扶力修彥迷猥不次弟子劉之遴頓首和南

與震法師兄李敬拙書

生滅無常賢弟震法師奄同力士生處道識長往法言
永絕惋怛抽摧不能已已年事未高德業方播疾恙甫
爾謂無過憂遂至遷化道俗驚愕念孔懷之切天倫至

慟永往之情不可居處奈何奈何法師義味該洽領袖
黑衣識度愷悌籍甚當世昔在京師聖上眎接自還鄉
國歷政禮重且講說利益既寶弘多經始寺廟寶席福
業襟抱豁然與物無迕所與遊欵皆是時賢白黑歸美
近遠欽敬豈止息心殄悴寶亦人倫喪寶追懷歎愴何
可弭歇并辱遺書及別物對增哽欵殿下自為作銘又
教鮑記室為誌序恐鮑相悉未能究盡已得面為鮑說
諸事行及徽猷計必勒不休事如今日誌石為薦并呼

師修之鐫刻亦當不久可就言增泣然投筆悽慙劉之
遘頓首頓首

弔僧正京法師亡書

八月二十日之遘和南法界空虛山木墮壞尊師大正
遷神淨土凡夫淺累嬰滯哀樂承此凶訃五內抽摧哀
慟深至不能自已念追慕永往纏綿斷絕情在難居奈
何奈何大正德冠一時道蔭四部訓導學徒紹隆像法
年居僧首行為人師公私瞻敬遐邇宗仰若乃五時九

部流通解說匹之前輩聯類往賢雖什肇融恒林安生
遠豈能相尚頓悟雖出自生公弘宣後代微言不絕寶
賴夫子重以愛語利益窮四攝之弘致檀忍智慧備六
度之該明白黑歸依含識知庇舟航愚冥棟梁寺塔日
用不知至德潛運何道長而世短功被而身沒映乎大
海永墜須彌照彼高山長收朗日往矣奈何當復奈何
法師幼而北面生小服膺迄乎耆邁恒在左右在三之
重一旦傾殞哀慟之至當何可處弟子紈綺遊接五十

餘年未隆知顧相期法侶至乎菩提不敢生慢未來難
知現在長隔眷言生平永同萬古尋思惋愴倍不自勝
未由彥執伸泄哀歎謹裁白書投筆哽猥弟子劉之遴
頓首和南

東陽金華山栖志

梁劉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
蓋性自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
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

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
足毛羽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
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霑濡霧露彌願閒逸每思濯
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尚矣蚘專噬壤民欲天從
爰泊二毛得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寶會稽
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澤块鬱若其羣峯疊起則
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青冬綠廻溪映流則十仞洞
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奧宅是以

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
縉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
盤鳳栖咸萃茲地良由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
山古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諫左元放稱此山云
可免洪水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
色紅紫因此為稱靡迤坡陀下屬深渚巔岼嶸嶙上虧
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壘路迫隘魚貫而升路側有
絕澗間間虜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山將

半便有廣澤大川臯陸隱賑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
三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郭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
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澗微靈滴瀝生響白波跳
沫汹涌成音並漕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溜瀉於軒甍激
湍迴於階砌供帳無綆汲盥漱息瓶盆楓櫨椅櫪之樹
梓栢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包綠裏杭
白帶抽紫莖櫛蠹萃尊捐清風鳴籟垂條欄戶布葉房
櫳中谷澗濱華藥攢列至於青春緩謝萍生泉動則有

都梁含馥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華照
水臯蘇縹葉從風憑軒永眺蠲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
灌叢地髓抗莖山筍抽節金鹽重於素璧玉豉貴於明珠
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負局
紫九翱翔羣鳳胎雨轂綠翼紅毛素纓翠鬣肅肅毛
羽關關好音皆馴狎園池旅食鷄鶩若廼鴉日伺辰響
類鐘鼓鳴竝候曙聲像琴瑟玄猿薄霧清嘒飛梧乘烟
咏吟嘈囋嘹亮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韜軼笙簧

宅東起招提寺背巖面壑層軒引景邃宇臨崖博敞閒
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
萃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列戒香浴滋定水至於熏鑪
夜藝法鼓旦聞予則跼蹐振衣躬行頂禮詢道哲人欽
和至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熙熙然若登春臺而
出宇宙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
下望雲雨蔥蘢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軒玲瓏烟霧日
止却粒之氓歲集神仙之客餌星髓吸流霞將乃雲衣

霓裳乘龍馭鶴觀下有石井聳峙中澗雕琢刻削頗類
人工躍流濈濈湊湧決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之
前皆植修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田區畛
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決漳莫之能擬致紅粟
流溢鳬鴈充厭春鱉旨膳碧鷄冬葷味珍霜鵝穀巾取
於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葵蔣逼側於池湖管蒯駢填於
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不阜實蕃籬充牣崖巘歲
始年李農隙時閒濁醪初釀醪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

壺共至班荆林下陳罇置酌酒酣耳熱屢舞誼嘖盛論
箱庾高談穀稼喁喁謳歌舉杯相抗人生樂耳此歡豈
訾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
無事為貴不求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
蕩天地之間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齒劍揚子墜閣
較其優劣者哉

與徐僕射領軍述役僧書

陳釋真觀

泉亭光顯寺釋真觀致書領軍檀越竊聞四依開士匡

正法於將頽十地高人秉玄文於已絕能使崛山遺跡
無虧宴坐之風祇樹餘苗得肆經行之道伏見今者皇
華奉宣嚴憲絳是僧尼之類不書名籍之者並今捐茲
淨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藍歸其里閭既普天之下莫匪
王臣正當僬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謂竊或疑焉
自佛法肇興十有餘載流傳此地數百年間濟濟僧徒
一何為盛雖復市朝亟改風化頻移慧炬常明戒香恒
馥其為福利難可勝言所現靈祥聞諸史傳至如浮圖

和上曜彩鄴中高座法師流芳輦洛或復昆明池內識
劫燒之餘灰長沙寺裏感碎身之遺陰道開入境仙人
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紺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黃
眸白足連眉表稱大耳傳芳莫不定水淵澄義峯山豎
汪汪道望類迦葉之高蹤肅肅威儀似顓臾之清行頃
年訛替乃日澆漓而正法洪基猶應未殄忽復違其本
志奪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傷辭舊房而悽楚依依
法座重反何期戀戀禪門再還無日乃非歧路而有分

袂之悲雖異河梁遂結言離之痛苦以不繼名籍為其
深罪延茲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務應修道許其
方外之禮不拘域中之節或有不貫名籍無關簿領並
皆遊方採聽隨處利安望剎為居臨中告飯或頭陀林
下或蘭若巖阿如此之流寧容繼屬若勝業不全清禁
多毀宜應休道此事誠然而持犯難知聖凡相濫譬菴
羅之果生熟難分雪山之藥真偽難辨忽使崑峯之上
玉石同焚大澤之中蛇龍等斃何期惜也吁可傷哉又

其割愛辭親披緇前髮既無僕使永絕妻孥或老病之年單貧之士皆憑子弟還相養衛如其一朝而散便溘死溝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縊長繩而殞命雖復汨羅之痛匹此猶輕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復奇才絕學並寄後生聽講誦經咸資晚秀所以須陀得戒猶是幼童身子揚名差非耆老如斯之類若並翻緇恐此法門便無紹繼梵輪絕矣精舍空焉若八陣未休四郊多壘前房所寄後殿斯憑愚謂此人殆誠無用若必有拔距投

石之能索鐵伸鉤之力則並從軍幕久預長驅儻復尚
服緇衣猶居寺宇則是習勇心薄樂道情深若非衛玠
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能弓馬徒勞行陣雖復
身披甲冑還想法衣手執干戈猶疑錫杖必當遙聞戰
鼓色變心驚遠望軍麾魂飛氣懾將恐有阻都護之威
無益二師之勇若謂不輸王課靡助國儲所以普使收
其賦歛但浮遊之屬萍迸蓬飛散誕之流且貧終窶鄉
里既無田宅京師又闕主人納履則兩踵併穿歛襟則

雙肘皆現觀董生之百結尚覺輕華見顏子之一簞更
疑豐飽求朽壤以為藥寧識紫丸服糞掃而為衣豈逢
黃絹貨財之禮此則無從懷璧之愆信哉應免若令其
在道猶可分衛自資遂使還民便是糗糧莫寄伏惟皇
朝御厯齊聖欽明繼踵軒厯比肩炎昊握鏡之風彌遠
垂衣之化方深兼復梁棟三寶敷弘十善昔漢明靈感
上夢金人晉武覆修纔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慚焉或
深經是護等仙預大王寶塔斯成類無憂國主明揚側

陋信巢父之清虛徵聘漁畋許嚴君之高尚愚謂絳預
今者俛首僧尼若已離法衣無過道業或常居邸肆恒
處田園並依民例宜從策使如其禪誦知解蔬素清虛
或宣唱有功梵聲可錄或繕修塔廟建造經書救濟在
心聽習為務乃至羸老之屬貧病之流幸於編戶無所
堪用並許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寶或出荆山百
步之中時逢芳草於是寺斷流俗之僧衆無舖糟之客
六時翹請常以國界為心三業精修必用君王為本豈

不幽明踊躍人鬼欣歡冥力護持善緣扶助然後二儀
交泰六氣調和征馬息鞍軍旗卷旆邊荒入附無待冊
水之師玉帛來朝還想稽山之集何期樂矣實可欣哉
儻復壇場不虞軍資有闕薄湏費計伏聽徵求仰惟領
軍檀越外則探願典墳內則鉤深經論才高帷幄寄重
鹽梅必願降意芻蕘留心正法微惠研詳薄垂觀覽如
其一毫可採深希曲為矜論無使蘭艾同鋤薰蕕俱剪
庶得仙人苑裏更轉法輪長者園中還鋪講席則匡維

之德比恒岱以齊高擁護之功似滄溟而共廣橫此忤
煩彌增悚惕

諫仁山深法師罷道書

陳徐陵

竊聞出家閑曠猶若虛空在俗籠樊比於牢獄非但經
有明文亦自世間共見暫聞法師覆彼舟航趣返緇衣
之務此為目下之英奇非久長之深計何以知然從苦
入樂未知樂中之樂從樂入苦方知苦中之苦弟子素
以法師雖無曩舊相知已來亦復不疎夫良藥必自無

甘忠諫者決乎逆耳倚見其僻是以不忍不言且三十年中造莫大之業如何一旦捨已成之功深為可惜敬度高懷未解深意將非帷帳之策欲集留侯形類卧龍擬求葛氏黃石兵法寧可再逢三併茅蘆無由兩遇封爵五等唯見不逢中閣外門難朱易白鳴笳鳳管非有或聞儻女歌姬空勞反翫覓之者等若牛毛得之者譬猶牛角以此之外何所窺窬法師今若退轉未必有一稱心交失現前十種大利何者佛法不簡細流入者則尊

歸依則貴上不朝天子下不讓諸侯獨翫世間無為自
在其利一也身無執作之勞口餐香積之飯心不妻妾
之務身飾芻摩之衣朝無踐境之憂夕不千里之苦俯
仰優游寧不樂哉其利二也躬無任重居必方域白壁
朱門理然致敬夜琴晝瑟是自娛懷曉筆暮詩論情頗
足其利三也假使棘生王路橋化長溝巷吏門兒何因
仰喚寸絹不輸官庫升米不進公倉庫部倉司豈湏求
及其利四也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裏云云余無驚色

家休小大之調門停強弱之丁入出隨心往還自在其
利五也出家無當之僧猶勝在俗之士假使心存殺戮
手無斷命之愆密裏通情決勝灼然矯俗如斯煩惱萬
倍勝於白衣一入愛河永沈無出其利六也聽鐘聲而
致敬尋香馥以生心朝覲尊儀暮披寶軸刹那之善逐
此而生水滴微功漸盈大器未知因緣果報善惡皎然
就此而言其利難陳矣假使達相白衣猶有埃塵之務
縱令遙寄彈指遠近低頭形去心留身移意往間有者

得如此貧苦者永無因近在目前不言可見其利七也
山間樹下故自難期枕石漱流實為希有猶斯之類不
可思議如此者難逢一心人悌遇法師未能不學交習
聽勝之因一旦退心於理邈矣其利八也開織成之帙
見過去之因摘琉璃之卷驗當來之果識因識果不以
為愆知福知報何由作罪上無舟楫交見沒溺之悲下
失浮囊則有沈身之患其利九也曠濟羣品為天人之
師水陸空行皆所尊貴言必闍黎和上書輒致敬和南

遠近嗟詠貴賤顛仰法師今必退轉立成可驗纔脫袈
裟逢人輒稱汝我始解偏袒姓名亦便可呼平交者故
自不論下劣者亦恐不讓薄言稱已榻席懸異從來小
得自在便以君為題封若不屈膝斂手自達無因俯仰
承迎未閔合度如此專專何由可與其利十也略言十
事空失此機其間深道寧容具述仰度仁者心居魔境
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細柳何足關
懷頰似紅桃詎能長久同衾分枕猶有長信之悲坐卧

忘時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復不惑東阿世上班
姬何關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論繾綣則共氣共心一遇
纏綿則連宵厭起法師未通返照安悟賣花未得他心
那知彼意嗚呼桂樹遂為豆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於
泥埋沒弟子今日橫諮必為法師所哂世上白衣何嘗
何限且一人退道而不安危推此而言寶成難解譬如
瓦礫盈路人所不驚片子黃金萬夫息步正言法師入
道之功已備染俗之法未加何異金搏赤銅銀換鉛錫

可悲可惜猶可優量能忍難忍方知其最願棄俗事務
息塵勞正念相應行志兩全薄加詳慮更可思惟悔之
在前無勞後恨如弟子算遠即十數年中決知惻惻近
即三五歲內空唱如何萬恨萬悲寧知遠及自誤自錯
永棄一生乃知斷絃可續情去難留或若火裏生花可
稱希有迷人知返去道不逢幸速推排急登正路法師
非是無智遂為愚者所迷類似阿難便為魔之所嬈猶
須承三寶之力制彼羣凶豎般若之幢天魔自歎若此

言旨當即便冀棄芻蕘若不會高懷幸停深怪耳

諫周太祖沙汰僧表

周釋曇積

僧曇積白皇帝大檀越德握乾坤心懸日月照燭無私之道卷舒不測之化能威臨皁白悲及僧尼控引玄綱示之出路欲使清升練行顯迹於明時寡德沙門耻還於素俗爰降明詔責其試藝頒下諸州問其課業竊惟入道多端諒非一揆依相驗人有五理不足何者或有僧尼生平在寺節儉自居願行要心不犯諸禁燒香旋

塔頂禮殷勤合掌低頭忘寢與食但受性愚鈍於讀誦
無緣習學至苦而不得下字今量所告意須文誦聰者
為是重審試僧不退實行為是正意偏望取其明快且
實而不聽行之本也聰而不實智之相也若用為有業
是不求備於一人若實為非僧便責之於滿足大覺智
慧不可思議諸所為法天人頂受況在凡夫輒思改易
羣聖自言種種神變於斯大法不能加減大人出世識
本知機巧妙多方化人以漸衆生根行各各不同令聖

說經互差不一內外相通亦無乖異又如孔子領徒三千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逐今州郡縣各有學生德及顏回詎幾人也可以不及顏回廢郡不立可以無德頑僧並令還俗不及顏回者猶勝於野人無德頑僧者猶勝於外道伏此二途不足一也或有專歸樹下擎錫持盂望中而餐正命自活名聞頓捨利養無心理觀除煩遂闕文誦論其人入道則內業有餘究其大解則相功不足何必聚衆京華悉

是德僧孤拔林野咸非行士故果有生熟不可以色相而啖人有出沒不可以形名而取敢自三思不足二也或有營經造像厲力積年修補伽藍憂勤累歲捨身濟物不以寒苦經心施藥與人不以飢貧易志但無聽力日誦不過一言旦夕栖栖日讀不盈數紙准其迴向則善不空施微其發趣則佛之真子今無辜退俗是枉濫行人真性頓非不足三也佛說僧是福田理難損抑雖可年末形凡而法服尊重豈容朝施暮奪自加薦毀愛

惡無常豈責其得失於一人之上置不恒之式於十二
冲典恐不合聖心甚乖大趣上損慈悲下虧正化唯畏
後世相傳受誣僧之謗不足四也今大周大國僧尼未
幾寺舍列然有盈萬數只應招延二部溢滿其間動梵
鳴鐘為國行道方便窮其長短曲覓愆非黜放還民使
棟梁空曠若他方異國遠近聞知疑謂求兵於僧衆之
間取地於塔廟之下深誠可怪但頑僧任役未足加兵
寺地給民豈能富國深不頓除性由漸顯一切衆生具

諸煩惱若頓遣圓修是滅佛法匪直損身魔必得便何者一向純善精加供養一向純惡退令還俗此言可見深滅三寶若麤細等看魔難得便何者純善退麤成衆麤衆之人猶生物善經文道理莫問麤細之行唯不還俗終成佛子進退三思不足五也貧道餘年賤質寄命關右欽化承恩得存道業是以呻吟策杖送此丹誠忤忤之愆伏增戰越敬白

貽仙城慧命禪師書

晉戴逵

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潮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
質幸賴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
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
茲一世豈如興正法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
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
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
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
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之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

河寶師妙折莊生璩公著論爰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
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
之密行踵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蔭禪枝
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為精
舍廻車馬谷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
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衡衆
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幕啟暫入桃源香山
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貞

松仍麾上辯洪崖神井即瑩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
同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
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
我歸軫一乘遣蕩曾襟朗開三達既念鼠藤彌傷鳥繫
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饗飫頗絕韋編構
述餘緒爰登弱冠捃撫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
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鷦鷯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
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四

三十四

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屈膝情欣係轡遇同進履未
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
漢陰抱甕行餐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
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
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
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辭殘簡望回金玉

酬戴先生書

釋慧命

夫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

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雕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
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
資權顯實斯若池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
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
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志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為道慕
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派儒墨
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
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挹似奇文長卿惡其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四

三五

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
踰西鳳卧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
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
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
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禪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
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思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
難清心塵易壅定慚華水戒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
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

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洲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眺
魄至廼夜聞山鳥仍代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華戶
弊衿在原非病朱門結駟於我如雲所歎籐鼠易侵樹
援難靜勞想鷺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
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
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歡而竇撫膺多愧雖識
謝天池未辨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慚聞東海之談所
冀伊人於焉加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

終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時或以遠即晉

朝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非北齊明矣

弔延法師亡書

隋薛道衡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無常延法師遷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唯哀慕摧割當不可任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宇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

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栖志幽巖確乎
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
行宴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啟運像法
重興卓爾緇林鬱為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
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以追蹤澄什超邁安
遠而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
人師杖錫挈瓶夙承訓導升堂入室具體而微在三之
情理百恒慟往矣奈何無常奈何疾礙不獲展慰但深

悲結謹白書慘愴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

廣弘明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卷二十五

唐釋道宣撰

福田論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啟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

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大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為不致敬時明瞻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

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畢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陳釋彥琮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

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叙更號
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
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為
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
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
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
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
本僧為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

三種論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為羣住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為飾上天之帝猶恒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

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也如懷異
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
建之以國莫非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
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
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馬牛迴
首蛇尚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
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

欽定四庫全書

廣弘明集
卷二十五

三

廢譬言諸禽獸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
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剝除尚增三毒虛改服飾猶
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晦不異凡俗詎應
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昔
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
在如以權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
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
有沙門敢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風難革惡流

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信之
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
外也內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
年斯謂學而未該聞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為辨試舉
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善不攝二也方便無
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亂六也
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
式吾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

何力民無能名成而不居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
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
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能矜許出
家慈聽入道斷羸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
還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
報乃深徵以身敬收利益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
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
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禮即令從禮

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
民非白非黑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仰福為尊
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垂後
更為敘是謂無德不報者也法既漸衰人亦稍末罕有
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虧戒學尚談智
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以
始發割愛難而能舍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
髮之辰天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

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即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
佈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
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
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
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
寶信心平等或其值真繞滿四人即成一衆僧既弘納
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
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為

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
升雲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
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
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
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途不輕大士獨興高
跡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
既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機作法足為希有假弘教化難
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

戒戛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
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
而鼓盆子葬羸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槩明王之制
乎況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
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父掌王役魯之司寇
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
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尚迥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

斯有為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
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
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
輩為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為神所禮王寧反受
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
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禮是謂第五
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
秘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

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實備有前聞國主頻
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事歸依
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為孝計非不孝之罪不
以拜君為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
混雜制從於此是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
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尊藉般若而為護四信
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精月像之
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既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

握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
憶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
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恒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
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風行
草偃既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
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
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
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

所論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同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李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閔逸相學剝翦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綱即墜民貲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恒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

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相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關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已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

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覩其終濁之則為凡澄之則為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想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啟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為內影憑帝威為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

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
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
供則下預臣頒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
何錯引由子切言發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復惑諸在宋
之初暫行此抑彼亦垂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
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
請從退歸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唐釋道宣

皇唐啟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
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
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
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
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
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
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辨朝輔任其放言乃
下詔問僧曰去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

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
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即陳對
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辦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
但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
降靈大聖為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穩之路於
是天竺玉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
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
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

俗以會其道故云君臣革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
禮垂事主而心戰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
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為益下凡之類虧聖教
故為損徵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畧
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為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
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

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
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
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忘為剃落託號出家
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闐闐驅策畜產聚
積貨財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
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
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
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迦藍

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尚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
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甃宇舛錯
招來隱匿誘納姦邪或有接近鄧邱鄰爾屠酤塵埃滿
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崇敬之義且夫老氏
垂化本貴冲虛養志無為遺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謂玄
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
益情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
福田正本澄源宜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

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關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說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叙太宗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唐釋道宣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上乃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

兩儀而運行色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
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
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泊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
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
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
殊俗之典鬱為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
遞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
定亦賴無為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

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寶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闕口其表畧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列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

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製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在僧之上誠恐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

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敕

唐高宗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為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
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
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
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
禮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
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

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恒情
宜付有司詳議奏聞龍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
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公臣許敬宗宣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答拜俗表 唐釋威秀

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
釋明教咸陳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翦莠之道僧等
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
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全其抗禮之迹

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發自漢及
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尚疎未若皇運
肇興提封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
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
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君父垂異羣經便
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矯詔桓
楚飾詐王謐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虛政制僧拜主尋
還停息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

終經顯議况乃夏勃勅拜納上天之怒魏肅行誅肆下
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奉佩悵惶投庇失厝
恐絲綸之發萬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禮之舉
悠哉後代或接効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
生親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
跪拜之容外奉明教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慙懼實
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掩佛化便陷調君之罪
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垂照覽則

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畧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

黷威嚴惟深戰戰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

邑僧等二百餘人往達菜宮仲表上請左右相云勅令詳議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啟狀聞諸僚案云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啟

唐釋道宣

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
請道歸向知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慕布天人仰福田

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
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部布五乘之清
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非
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等荷斯明
命感悼涕零良田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
東漸亟涉宸隆三被屏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
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垂常致良史之誚
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衡道

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
難之秋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閭難及徒鶴望於九重
天楷罕登終栖遑於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
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清風被於九垓正像
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寒之甚具以啟聞塵擾之
深唯知慙惕謹啟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啟

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

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築相續入出
宮禁榮問莫加僧等詣門致書云爾

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首之徵備列前經聞于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法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偽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水之無窮

律制別科若山涯之有際宗途既列名教是依設出俗
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故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弘護
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
徒叨倖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
御覽布君親之拜乃迴天睠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慙
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仰惟佛教通囑四部
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况復體茲正善崇建為
心垂範宮闈威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

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啟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皇弗從禁之夜有金劉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關西域獲金人率長丈

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為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
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即天竺也彼謂浮圖即佛陀也此
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
見有佛經此即周秦已行始皇禁之不盡哀帝元壽中
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于時漢境稍行齋
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
中上夢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
護三寶東傳洛陽畫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

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立寺於洛城西門度
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代五主
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
年孫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為建初其後孫皓虐政
將事除屏諸臣諫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
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
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信之極不
聞異議唯東西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

後庾冰輔政帝在幼冲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
何充尚書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遂寢爾
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
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謚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
於敬不以形屈為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
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
比丘之事也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為
輕重如魏文之軾干木
漢光之遇子陵等尋大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
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

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廬山遠法師序
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禮
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
崇信奉終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
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
隆敬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餘君一百五十五
年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讒滅
法經於五載感厲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

中原江表稱帝國分十六

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也

斯諸偽政信法不

虧唯赫連勃勃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北代所吞妻子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為外教三乘之教教盡其心或名為內教老非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正移

隋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
百有餘州皆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籙改革前朝雖
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
令致拜既垂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剗斲之虐被於
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良
以三寶為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
咎推移斯自人有窳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
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

者行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部據斯以述厯數
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禮之
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尚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
而便責同臣子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
莫不祭饗而下拜今僧受佛戒刑具佛儀天龍八部奉
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故得冥佑顯徵祥瑞
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
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

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禮出俗無需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畧述之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

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
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
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訾留難者

犯根本罪

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
令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

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
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
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
去諸天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

四方賊起天王不下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行則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啟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閒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教歸敬之儀五衆陳

誠載啟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拜
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
儒道是師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
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
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竊遑罔知投庇謹列內
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謹白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

并序

龍朔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以上并州

縣官等十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三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

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义大夫孔志約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剃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

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
而為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
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道理又道之為教雖全髮膚
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啟皇基義藉尊
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
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既奉詢芻
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議曰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

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
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釋
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
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罷
色聲之相寂滅為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
孝者未酌其波濤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
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則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
雖沿革暫乖而斯道無墜洎哀纏雙樹慟結三號防後

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制新儀誠宜屈宸宸之嚴伸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震中之遊愚管斟酌遵故為允謹議

司戎議曰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為經百成攸緬是以白毫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軌殊軫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跡端形則教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為內防雅有制於魏

闕儒為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
翺鵬迅鷁促椿遼菡無為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
教俱為三寶佛以佛法僧為旨道以道經師為義豈直
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為政是基裨聲濃化而比丘
未諭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而誇誕處匹夫
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
父所宜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
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不銷

聲撫塵者山無隔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十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歷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氷青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牣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冑豈曰觸鱗故人不為纓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真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

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
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
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
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
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
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寘於巨責者豈不
道釋與堯孔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違華非結綬之色
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為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

以束髮為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為不忠辭家不為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念必以人王為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為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為盡忠色養為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

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
臣妾以袈裟為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
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
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
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敬
則卑其道敬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已存道
於物敬存則已適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
亦所以尊於已也況復刑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

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
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思方外
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者可拜
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
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
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為福田衣衣名銷瘦取
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
泥滓亦為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為義其至矣夫若

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
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義整服而趨則緇
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
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
卑之復何為者廬山為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
為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
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
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

焉復可卑其禮若謂兩為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為濃助則崇之崇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為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恒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已資法服而為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人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為常

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
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
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帶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
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為利矣泊乎日光
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橫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
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撫今此為
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寶祈斯侯定水玄波法雲彩潤
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前王後帝昔尚惑攸遵主聖

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無益將來於恒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為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恒春柰苑永轉法輪心歡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宇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徽婉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眷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何足寓言以兩教為無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

則非無矣以兩教為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
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
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之表自可
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
而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
也直以八風迴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升暉千形不匿
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日心葵輸涓驛露而覲顏
漿夏履薄冰春兢惕已甚被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議曰竊以朝廷之敘肅敬為先生
育之恩色養為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
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乎今代原其深致蓋有以然
諒由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服出家故無家
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曠
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
存其道所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曰竊以紫氣騰

真玄牝之風西被白虹沈化涅槃之蘊東流鸞羽驟霞
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寂啟金園而融至道義冠空
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薰滌因累神道裨教茲焉有徵
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

箴曰守法高尚稱為流弊違經拜俗謂之懲革

即事不可其如理何也

原夫在三之敬六合峻尊卑之象百行之

本四始旌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寔
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佛以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
有四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天法固乃同貫身

為法器法唯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眇契

玄波

箴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天為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玄

波之眇契耶

且夫戒錄纔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

頓遺恭於屈膝

箴曰王謚云沙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津

途有隔則義無降屈誠哉是言可為龜鏡矣

必以山林獨往物我兼忘混親

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已詎稱非自當泯若無情湛

然恒寂安假仰迦維而頓顙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

俗致敬未垂真

箴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違佛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垂真容不異俗

此乃指南為北反曰成玄且伯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

叶謙尊之德遠符隣照之規

伯陽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

則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衆乃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俗而解裳不可例率

土以為模楷矣

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

曰箴

釋衆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耳非是約本末而言何孟浪之甚也

若以袈裟異乎

龍黼黻巾殊於鷺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無

爽彛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振俗神化彤蜚戎行精勤

藻挾桐鸞梵清霄鶴錦旌徵獸瓊符御靈德秀年者蠲

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即

編之恒憲

箴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者詎宜蠲免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

矛盾去取自垂請即編之恒憲何所見之短乎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

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勵玄風斯遠國章唯緝庶可

以詳示景則靜一訛弊

箴曰以垂宗為景則謂守法為訛弊約斯以驗餘何可觀自

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鑒

玄覽體睿甄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寰中之幽致雖則暫

駭常聽抑亦終寘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曰竊以道教冲虛釋門秘寂

至於昭仁濟物崇義為心乃睠儒風理將無異

歲曰儒教所明

不踰寰域釋宗所辨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法冲洽非儒墨者所知今言不異何多謬耶

至若

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遯谷高尚其事若斯儔輩可

致尊崇其有弱齷蒙求薰修靡譽背真混俗心行多違

以此不拜義難通允

歲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像賢發蒙啟化儀乏措紳之節教殊

廊廟之規求宗故所以直骸孰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茲抗禮寧容隔以尊卑

但在家在國事

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為訓

歲曰誠哉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事王侯背恩

天屬以拜為訓似未之思望請勒拜垂憲於後謹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曰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為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箴曰不料簡慤屈者奉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波不送之流寧容縱火崑崗而欲俱焚玉石耶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子

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綸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

捨此已往並令讚拜若歸觀父母子道宜伸如在觀寺

任遵釋典

歲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不拜不合豈簡時方何得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禮法服

始終無二據事遂制殊經此乃首鼠兩端要時妄立也

庶其以卑屈為恥稍屏浮競

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慙戰謹議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

之道當其為師尚有不臣之義况佛之垂法事越常規

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

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

儒轍披法服而為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為範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啟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唯此二教相沿自爰暨我唐徽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恒沙之劫起毫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與其失於改創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

利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二教所利弘
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華其所利非因利之道垂
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為允伏惟陛下德
掩上皇紫光下問君親崇敬雖啟神衷道法難虧還留
睿想既奉詢芻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
惕謹議

右兼司平太常伯閻立本等議曰臣聞剛折柔存扇玄
風之妙旨苦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

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
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茲已降喪其宗
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於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覩
紐維天地驅駕皇上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
使尋真道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門弘禮足之綿典
况太陽垂曜在天標無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
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家未能逃國同賦
形於姒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軌然

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

拜為允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宇尚開信毀之源豈唯像末不流弘約之議頃以法海宏

曠類聚難分有穢立猷頗聞朝聽致使拘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停沙門拜君詔

唐高宗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
致自周霄隕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於玄
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

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革茲弊朕席圖
登政崇真導俗凝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尊
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
塵峻範而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廼遺溫清之序前欲
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拜將恐振駭恒心爰俾詳定有
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綸相半朕商推羣
議沈研幽轔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亦有
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

曠更將安設自今已後即不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唐程士顥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其德既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為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為良藥煩惑由之清蕩僧為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清信賢明度子

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導於無窮伏惟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秉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邇遠近奉明詔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誠教出家不拜其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啟處意願國無兩敬大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

懷之至謹奉表以聞塵蹟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上釋在道前表

唐馮神德

臣聞秘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
宗故知弘濟千門義宣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
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
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者貴取性真絕
其近偽之迹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誘濟源
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

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為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
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
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為之妙陛下道
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一依經教二者
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
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既曰人臣何得曲
伸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尚不通據教若為
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物尚不許違淨教何

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
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
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即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
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啟 唐釋道宣

僧道宣等啟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真詮良資
寵望伏惟夫人夙著熏修啟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
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

陵夷自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實深荷戴
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甚違若不早
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
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為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
勝懇切之至謹奉啟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啟

上請不拜父母表

唐釋威秀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
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云國

君不求比丘禮拜立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
依經敬仰洎乎聖帝遵奉誠教彌隆故得列刹相望精
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
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垂佛教萬代之後
蕪穢皇風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
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况迺形戒律鎔
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令儀不改釋
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

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槩既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禋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宸旒伏增戰越

上拜親有損表

唐釋靜邁

竊言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

亦不肢屈於君父窮慈內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
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
喪三年如知遇密八音其於三載循於心敬其來尚矣
若令反拜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輪迴未已
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
不為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
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
言之辨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上親同君上不令致拜表

唐釋崇拔

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悖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為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宸旒彌增隕越謹言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唐釋道宣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以屈膝為敬不悟亡脣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訕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大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冰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為楚則失矣齊亦未為得也然兩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

則旨贍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既而人庶斯穆龜筮
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降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
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斯志矣違教如
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啟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
門遠遠伸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為去取易曰羝羊觸藩
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為得司列等
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道華敷陳簡要

天人叶允爰垂璽詔恭承明命式抃且歌顧瞻玄籍有
累如何法俗疇咨咸伸啟表披瀝丹款未紆黃道進退
惟咎投措靡由仰希神禹䟽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隋釋彥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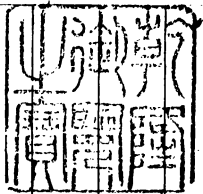
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
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
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
生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

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若望秩山川郊祀
天地欲其利物君罄廼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
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
牲薦熟時為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
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祀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重
敬為國賓今僧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
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
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

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為其失於容節
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被忍鎧戡剪欲軍掌
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冑之流也著代筮賓尊先冠阼
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為已任拯羣生於
塗炭敬遵遺躅祖承嫡肩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
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
事不事王侯蟬蛻鄙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
犯五刑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其具禮今沙門

剃毛髮絕屑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詔使雖
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况德動幽明化霑龍
鬼靜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廣焉澤亦弘矣
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親閔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
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纂前芳於汗簡重
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爇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好事
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
通心曲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

尊嚴心敬無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
敬用將為允故其書曰不拜為文遠公有言曰淵壑豈
待晨露哉蓋自伸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
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二十五